

流沙河书话

晚窗偷得读书灯

流沙河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流沙河书话

晚窗偷得读书灯

流沙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晚窗偷得读书灯 / 流沙河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133-1498-5

I. ①晚… II. ①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0745号

晚窗偷得读书灯

流沙河 著

策 划 : 吴 鸿

特 约 编 辑 : 武继宇

责 任 编 辑 : 汪 欣

责 任 印 制 : 韦 舰

封 面 设 计 : 周 明

装 帧 排 版 : 最近文化

出 版 发 行 :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 谢 刚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 010-88310888

传 真 : 010-65270449

法 律 顾 问 :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 者 服 务 :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 购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7.75

字 数 : 100千字

版 次 : 2015年1月第一版 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33-1498-5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目录

《绵阳民间情歌》序	1
《台湾诗人十二家》序	4
沱江上的拉船人	
——张新泉诗集《野水》序	6
读《文苑星辰文苑风》	9
《高级笑话》序言	11
读《文革大笑话》	13
读元刚诗集	17
观云听泉	
——《刘云泉书画选》序	18
为成都人叫魂	20
《峨眉山诗稿》序	24
时间的乡愁	
——序戴树良《老成都民俗画》	25
《廖鸿旭自传》序	27
读《东西方性文化漫笔》	29

从袍哥谈起	
——王洪林《四川方言会通》序	32
车先生外传	
——车辐《锦城旧事》序	38
为殷明辉作序	45
序《我的书房》	47
《云顶传灯》序	50
拜见敬容先生	51
一个时代的终结	
——序谭楷《星河·雪原》	54
本能到自觉	
——李书崇《食道通天》序	57
给樊妖精写序	59
《白鱼解字》自序	61
《正体字回家》缘起	63
《四川苍蝇馆子》序	65
《成都旧闻》序言	67
《故园别》自序	69

《老成都·芙蓉秋梦》自序	71
《湖广填四川》读后	74
《诗话射洪》序	78
《五八劫》序	80
《新文学散札》序	84
序《印象华西坝》	87
谈《庄子现代版》	90
台湾诗初来时	94
森林里有诗	97
《重放的鲜花》再版序	102
乡愁三种	105
为方赫作跋	109
读伯炎《智慧小语》	113
悼扬禾	115
云从哪里来	118
一峰先生与我	123
记者范琰与我	126

惭忆萧也牧	130
大姐您好	133
虎洞喝茶看云飞	136
一大乐事在书室	140
致马悦然先生	143
晚窗偷得读书灯	150
道不明白是真道	154
古之读书无用论	157
一部《红楼》饭碗多	160
吹不尽的蒲公英	165
到书本中去	169
笑读《文坛登龙术》	177
昔年我读余光中	181
好书一定要有趣味	188
令人发笑的诗序	190
陆放翁家训	192
少年读《水浒传》	194

五读《水浒》记	197
绘画的叠景美	199
意外留名	202
喜读《飞碟奇史》	206
回头不见来时路	211
同舟夜话	213
《龙门阵》的四个坚持	216
移民填蜀我寻根	218
千呼读书乐	223
愿做职业读书人	225
陈垣斥“远东”	228
代挽联赞巴金	231
文学不是“方志”	234
劝诗人写文章	237

《绵阳民间情歌》序

时光倒退四五十年，吾蜀乡间到处可见土墙茅屋，屋主头缠白帕，短衫草鞋。耕种小块稻田，终岁勤苦。他们是小农（贫农或中农），占农业人口的大多数。偶见砖墙瓦舍双扇门的大院，院主瓜皮小帽，长衫布鞋，经营大面积的稻田，有时候也下田劳作，常常上街去赶场坐茶馆。他们是大农（富农或地主），构成农业经济的骨干。春插秧苗，夏薅秧田，农时急迫，大农须雇短工。短工来自小农阶层，男女都有，集体劳作田间。嫌做哑巴活路太累人，短工群内便有二三歌手放腔助兴，逗得大家快活。歌手唱男高音，音量洪大，一句拖得很长，宛转绵曼。古人所说的“歌永言”，永就是拖长。歌调沿袭旧腔，其来甚古，难以稽考。歌词有代代传承的老套路，由歌手任意地改头换面，即景咏物，而题旨多涉及男女爱情，正如你在这本《绵阳民间情歌》中所看见的那样。《诗经》十三国风二南，题旨之涉及男女爱情者独多，岂偶然哉。何谓风？古人说：“牝牡相诱谓之风。”一语中靶。拟人于畜，那是因

为儒家老夫子鄙视谈恋爱，至少在嘴上。

绵阳一地内辖绵阳市中区、江油市以及梓潼、三台、盐亭、安县、北川、平武六县，为古蜀国北徼，又能有多大呢，信手一扫，竟能扫得这么多的民间情歌，似乎彼地乡间到处都在涌起恋爱高潮。非也，非也。情歌这么多，不正好反映出旧时代的恋爱婚姻不自由吗！《诗经》多情歌，其故亦在此，自不用说。

正因为不自由，男女爱情隐秘化了，形诸吟咏，特别有趣。在《绵阳民间情歌》内，例不胜举。

《妹在屋里把手招》：哥在外面学鸟叫，妹在屋里把手招。娘问我在做啥子，纺完棉花伸懒腰。

《情妹约我去赶场》：菜子开花遍山黄，情妹约我去赶场。一下平坝你先走，免得别人说短长。

《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中的“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正好拿来为上面两首情歌做注释。自由了，男女爱情公开化了，哪还有这样的妙趣呢。从这个角度看，《绵阳民间情歌》属于人类爱情心态的活化石，富有史的价值，生动地为我们映照出一个过去了的时代。从文学角度看，《绵阳民间情歌》摹写男女情状历历如画，富有诗的价值，响亮地为我们显示出一个“亲民”的大方向。

《绵阳民间情歌》三百零五首中有几首显然是新时代之作，例如某一首说到“新婚姻”，又例如某一首说到“知青”。新时代迄今四十多年了，不算短了，才扫得这几首，未免歉收。不，不，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劳作方式和娱乐方式都变了，民间情歌的传统式微了。先是被“大跃进”的豪言壮语篡夺，后是被“文革”的铁帚扫除掉，现今又被歌星的扭唱深深埋葬。“杏花村的小酒店改卖了啤酒”，奈何！

《台湾诗人十二家》序

两年来阅读了三本台湾诗人之作：一是《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有诗一七一题（一组诗与一首诗同样地只算作一题）；二是《郑愁予诗选集》，有诗一一四题；三是高准《葵心集》，有诗五十一题。这三本书都是在台湾出版的。其中自然有必须批判的极坏的诗，但是很少；多数是存在着这样的或那样的缺点的不好的诗；其次是瑕瑜互见的诗；少数是好诗。站在我们这里，隔着海峡眺望，这些诗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现代派诗人。他们互相审视，彼此各具脸谱，而且都在不停地变化着。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比大陆上的诗人们之间的差异更大，所以我们也不好“一刀切”他们。如果就诗论诗，就一首诗论一首诗，而不论其人的话，那可以这样说，台湾现代派的这些诗人都有自己的好诗，或多些，或少些。若要考察中国当代新诗，还得鸟瞰一番台湾现代派的诗作，这样才有可能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来。

我们不是讨论过朦胧诗吗？所谓朦胧诗，以我的浅见，应

该归属于现代派。现代派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中国早就出现过，后来由于历史的必然，合乎规律地式微了。如今的朦胧诗，公开发表过的，极少。朦胧诗，我写不来，但是愿读。要说朦胧，台湾现代派实在够朦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引来看看，或有助于朦胧诗的讨论。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数，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去演邯郸学步不成，只好爬回楚国的老笑话，那么，取他人之长，弃他人之短，作一些诗艺的探讨，该是有益的吧。为此，我写了《台湾诗人十二家》，共计十二篇短文，连载在今年的《星星》诗刊。脱稿后，意犹有未竟。再写《隔海说诗》，只说诗，不说人；诗又只说好的和瑕瑜互见的，且着重于诗艺的探讨，而不深究其思想意识。

是为序。

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成都

沱江上的拉船人

——张新泉诗集《野水》序

拉船亦如拉锯，苦得要命，能把一个人的性情拉变——灵敏拉成麻木，急切拉成疲绵，谦和拉成暴躁，欢容拉成秋脸。你若不信，请去看看俄国画家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吧。看了画幅上沿河走来的那一组拉船人，看了他们一个个的面部表情，你就会首肯我的说法了。

拉船，身心皆苦，自不待言。不以为苦，倒以为挺有趣，除非保持某种距离，远远看，遥遥想。台岛某诗人谈笑遣乡愁，说要“拉船回四川去”。这便是远距离的诗想，说得好听。真要脱裤子背纤绳，嘿哟嘿哟去拉，岂不大煞风景。

《伏尔加纤夫》的那一组拉船人，个个脸色阴沉，赭褐褴褛，俯身蹬腿，不堪瘁劳。其间有一少年，表情灵敏而非麻木，可以说是唯一例外的性情尚未拉变者。他放松了纤绳，停步于一瞬间，抬头远眺，目光急切，似乎“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呢。瞧他一脸幼稚，该是捕鸟摸鱼的年纪，可知拉船生涯尚短，纤徒罢了。他叫什么名字？阿辽沙？谢尔盖？巴维尔？他是谁家子？

后来怎样了？谁能访画家于九泉之下，促其回答。如果不嫌俄冠华戴，请让我回答吧。他曾经是初中学生，还是班上脱颖的“三好”呢，只因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后，蒙童涂鸦不知厉害，被学校开除了，才弄来拉船的。他比那几十万哥哥姐姐要幸运些，开除之后，只是监管，免于戴帽。这时候他松了纤绳，抬头远眺。他看见了什么？一只鹰旋翔在蓝天呢，还是缪斯站在云端向他招手？当然，这里的河已经不是前个世纪俄罗斯的伏尔加河，而是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四川的沱江。这拉船的少年也就是张新泉，他当时十六岁。二十五年之后，我为他的这本诗集写序，眼前晃去晃来老是列宾的名画《伏尔加纤夫》。其实他拉船也仅一年多，只具纤徒资历罢了。后来又做了几年搬运夫，仍蒙沱江关照，靠着水码头找一碗饭吃，同拉船差不多。

读者须知，这是发愤谋生，这是拼命求活，不是所谓“深入生活”，够他苦的。也多亏有了这段江水缘，二十年后，他才可能写出这本诗集第三辑“岁月的河”三十六首。在他，这些诗是最独特的，最实在的，人生色彩最真之作。作为读者，我宁愿看一张独特的实在的丑陋的脸，也不愿看一张通用的虚拟的漂亮的脸，何况他那张脸并不丑陋。他那六六三十六首是六颗六面体金刚石的三十六面，面面折射出纤夫的心光，豪放与悲伤，喧哗与沉郁，都兼而有之。河是岁月的河，流就流吧。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能淘尽《桅上》场景之奇异吗？能淘尽《路障》隐情之微妙吗？能淘尽《滩夫》形象之伟岸吗？能淘尽《招魂》唤声之凄厉吗？能淘尽《残纤》情怀之悲壮吗？未来的读者，你们能回答，而我不能，虽然这些诗读得我拍腿。

从整体说来，张新泉流注在诗行内的情感非常细腻，同他魁梧的外表颇不一致。他这人，不但拉船一年多，码头搬运又几年，还打过几年铁呢，情感依旧细腻，真是没法改造。听说他具音乐艺术修养，唔，问题恐怕就在这里。我和他绝不是一路货色。我是人细情粗，银丝挂面麻辣味。他是人粗情细，灯笼海椒奶油心。只要不水火，相异又何妨，还是共存吧。

异中亦有同焉，都有兴趣观摹海峡那边余光中的佳作，且受他的有益影响。诚如香港诗人黄国彬说：“读了余光中的诗，创作时要不受他影响，是十分吃力的事。”影响我，是他的取材；影响张新泉，是他的遣词造句。这又是同中之异了。

还有一同，都是以情为主，泪腺比较畅通（张铁匠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我家在沱江上游，他家在沱江下游。泪腺滔滔，也许是沱江的支流吧。对了，还有傅天琳，还有蓝疆，家在沱江中游，而诗风都主情。我们也来赶赶时髦，发表宣言，崛起一个沱沱诗派，岂不妙哉？

一九八七年夏在成都

读《文苑星辰文苑风》

影星歌星，还有球星，他们的拼搏史，迷哥迷姐莫不熟读。正传不过瘾，有外传焉。新闻不饜足，有传闻焉。传闻染绯色，那就更妙了。迷哥迷姐聚在一起，意气风发，各说各最崇拜的明星，如数家珍。这类聚谈，校园常闻，商店多女售货员者亦偶闻之。香港影迷，有所谓“发烧友”，能背诵艳星的三围，还能一口气说出该艳星从第一到第N历任夫君姓甚名谁。异性明星多半是梦里情人，同性明星多半是自我代入。一迷何深，其故或在此耶？

文星之有异于影星歌星，自不待言，虽然统称为“文艺工作者”。文星只写不演，有读者，无观众，哪来迷哥迷姐捧场，所以显得冷落。男文星女文星貌寝的多，而且成星之时芳华已过，很难有幸做读者的梦里情人，也很难有不幸被读者自我代入。此外，随着政局的演变，社会的沧桑，主义的兴替，文星的座次往往两极化，趋阳极而变成正神焉，趋阴极而变成邪鬼焉，总之很难保持“人”格。座次的两极化之外，还有